

給離港多年的友人一封信

劉鴻輝

親愛的月婷：

你近況如何？我最近忙得很，所以久久沒有跟你通信。美國的生活是否也繁忙得叫人喘不過氣？說來香港的生活節奏不但急速，變遷也是離港多年的你難以想像的。我想你若親身回港，最有感受的肯定是坐船……

還記得過去我們時常坐船到中環上學的天星碼頭嗎？

上月，在中環大會堂旁邊的碼頭已清拆了，遷往近上環的國際金融中心附近。新碼頭的外形是仿維多利亞式的設計，風格很特別，頂部全是青綠色，牆身以白色為主，間有青綠色的邊，和四周商廈的整體氣氛有鮮明對比。它同樣有兩個輪船泊位，但可能是多了兩層，縱然頂層還在施工，感覺環境仍是較之前寬敞。入閘機也全部設有「八達通」，免去收取輔幣對乘客產生的種種麻煩。其他諸如洗手間等設施，也一應俱全。新碼頭的位置比原來的更靠近海中心，令維港兩岸的距離好像拉近了。當然，依舊還有大鐘和報時的鐘聲，不過是行電子的，是為了追上時代步伐吧！

你曾說舊碼頭鐘樓那種「叮……噹……叮……噹」的機械鐘聲，特別有韻味，聽起來有一種典雅、舒坦，就似短暫抽離於煩囂現實，跌進閒適和幻想之中，這感覺是其他地方找不到的。我就對干諾道中行人隧道內的腳步聲有較深刻的印象，無

數中環白領的皮鞋踏在地磚上，發出富節奏感的「嗒嗒嗒嗒嗒」聲，既似大白天忽然下起驟雨，又似演奏着敲擊樂，更似催促我們加快腳步避免遲到。

你說喜歡坐船那份從容，享受船上的顛簸，以及海風送來清新的鹹味。因此，雖然坐地鐵過海比較快捷，班次也較為頻密，但以前不論上學還是下課回家，你總愛坐船。我也喜歡坐船！不過，現在每天都是匆忙的上班，然後又匆忙的下班，時間總是不夠用似的，老是在「趕」。即使新碼頭的船程比以往縮短了，我也很少有慢慢坐船的意趣。為着貪那數分鐘的便捷，與步行往碼頭的腳程，寧願擠進地鐵，忍受車廂的顛簸和人群間混濁的體味。過去跟你和心硯一起吃雪糕的閒情逸致，沒有了！

真是懷念從前我、你和心硯光顧碼頭內雪糕車和小食檔的日子。從前放學後，我們總是圍着這些小攤檔團團轉，指指這款小食，看看那種糖果，然後一人拿着一杯雪糕，坐在大會堂外的石椅上，一面吃，一面等船。有時候還會談學校的瑣事和班上的是非，大家說說笑笑，似有說不完的話題，好不愉快。好幾次談到傍晚，心硯目送我們的身影消失在碼頭內下班的人潮之中，才慢慢步行回家。

你走了之後，我和心硯仍是同班。中學畢業後，他出來社會工作，我則繼續升學，起初還會每隔一、兩個月相聚一次，近年大家都越來越忙碌，見面也少了。他現時應該仍住在港島，因工作關係很少會來九龍；而我除了上班之外，也不會在港島逗留，彼此只得靠電郵、短訊維繫。上一回見他，已是大半年的事，大家都是好不容易才能騰出時間，但約會期間，不是他忙着撥電話，就是我的手機響個不停，總是不能靜靜地吃一頓飯，不能耐心地談幾句心底話。

上星期天，忽然想起你，於是特意到舊碼頭走走，只見大會堂的石凳、小食檔、雪糕車仍舊在那兒，但它們伴隨的已是銀灰色的圍板和拆卸後的工地。行人隧道的「嘀嗒嘀嗒嘀嗒」聲也稀疏了。

之後再走到新碼頭，打算坐船回尖沙咀，碰巧遇到有要事需往九龍的心硯。除了往事，我們只是簡單的寒暄。言談間，我提議一起吃雪糕，而新碼頭內的店舖多數是裝修堂皇的大型連鎖店，為免耽誤太久，我只得匆匆在便利店買了兩杯雪糕。我倆在新碼頭的仿古鐘樓下，坐在木椅上，一面望着商廈的玻璃幕牆，和維港對岸的景色；一面聽着輪船的汽笛鳴叫，及電子鐘聲不太雄渾的「叮……噹……叮……噹」報時，相視無言的吃着吃着。香甜的雪糕有着一種難言的滋味。

說到這裏，也得攔筆。最後，送你一套珍藏多年的1997年出版香港郵票，印了當時的維港全景和最近我拍的維港照片給你留念。

祝
此情不變！

摯友
進傑

2006年12月16日